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习史启示录

——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部编

天津教育出版社

习史启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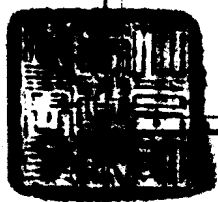
——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部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49519



1149519

习史启示录

——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部编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0.25印张 5插页 228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

ISBN 7—5309—0116—8/K·1

定价：2.90元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了这套概览性的、即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

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 and 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史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编前小语·····	李 侃 (1)
-----------	-----------

答客问

——三十六年来习史(经济史)散记·····	宓汝成 (4)
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之我见·····	张一文 (25)
如何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	龚书铎 (40)
我怎样做考证工作	
——从研究太平天国史谈起·····	罗尔纲 (53)

鸦片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	陈胜彝 (87)
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历和体会·····	王庆成 (103)
我与洋务运动史研究·····	夏东元 (133)
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体会·····	戚其章 (157)
研究戊戌维新史的心得·····	汤志钧 (186)
何以探究义和团运动史之我见·····	路 遥 (198)
辛亥革命史研究琐谈·····	林增平 (220)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概况·····	林言椒 (243)
--------------------------	-------------

中国近代史英文资料简介·····	杨诗浩 陶文钊 (291)
------------------	-----------------

编 前 小 语

李 侃

作者简介：辽宁省本溪市人。1922年生。现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并兼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学年鉴》主编。著有《中国近代史散论》、《朝夕集》等。

当前人们最关心、最注意又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乃至广大人民群众中，除了从事历史学工作的少数人而外，很少谈论历史。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改革开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治国安邦的百年大计，同每个人的思想和实践息息相关。然而尽管人们很少谈论历史，但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又不能离开历史所形成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而同历史绝缘。不管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每个人在具有现代意识的同时，又都有自己的历史意识。人们是在历史形成的条件制约下创造历史。也可以说，每个人都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已往的现实，就是现在的历史，以后的历史，就是现在的现实。当前的改革开放是在既往形成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在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个总目标，

正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现代化，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就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要了解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因此，尽管人们很少谈论历史，但并不因此就减弱历史学的价值和社会动能。

常常听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历史？这当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如果说得简单一点，可不可以这样说，研究历史，就是通过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作用，潜移默化地去涵育、陶冶、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记忆，不忘历史，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要人们从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中健康起来、聪明起来，振奋起来。一个有教养、有自信的民族，既要从历史中记得自己的光明面、优秀面、光荣面，也要清醒地从历史记得自己的阴暗面、落后面、耻辱面。看不到前一个方面，就会数典忘祖，丧失自尊和自信；忘记了后一个方面，就会停顿不前、固步自封和自欺。我们之所以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归根到底，就是要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和启示，从而有益于和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有益于和有助于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家，在近代的一百多年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受了生死的考验，在百年炼狱中，面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火与剑，肩负历史的重担，而终于站立起来，走向光明和复兴。这不是神灵的保佑，更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巨大凝聚力和顽强生命力的民族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路。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也只是普通中国人的一员，时代赋予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也就是要在历史学这个特定的科学领域，尽到一个普通人应尽的历史责任。历史学不是时代和

社会政治的点缀,而是启迪和充实人们精神生活的科学。我感到所谓历史学的“危机”,倒不在于史学更新时期所必然遇到的一些困惑和不足,而是在于冷漠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从而受到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冷漠。

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同研究任何一门学科一样,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适当的研究方法。近些年来,历史学界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谈论不少,这反映了史学界理论兴趣的加强,研究方法的日渐更新。无疑有助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不过我个人认为研究历史是一种艰苦的精神劳动,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更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框架和模式。重要的是要在研究的实践中把理论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收在这本书里的十三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多年来所着力研究的课题,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作者都是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史某个领域研究有素,成绩斐然的专家。但是读者在读了他们的这些文章之后,就可能产生一种感觉,他们的研究工作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用刻苦辛勤的劳动去研究历史。我想编辑这本书的用意,并不是要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朋友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方案,寻找一条便捷的途径,而是作为一种心得,一种借鉴,供读者参考。

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需要开拓的领域广袤而辽阔,需要研究的课题多样而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脚踏实地地去开辟、去探索、去创造。使我们的史学园地,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出现一派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的图景。

1987年1月12日

答 客 问

——三十六年来习史（经济史）散记

宓汝成

作者简介：浙江省慈谿县宓家埭人。1924年生。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论著有
《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铁路》等，另编有《中国近代
铁路史资料》等。

我秉性粗疏，懒于深思，抽象思维能力差，实在不是一个宜于做学问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自己选择了这门工作，客观条件也促成我在这个行当中工作着。如果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专业，从195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部当研究生算起，已有整整36年。在此期间，幸有各师指导，益友砥砺，只是由于自己本身的原因，对于怎么有效地来做研究工作，直到如今，还是懵懵懂懂，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厚承有客问询“治学经验”，听了，不止是感到不安，简直有点发慌。心想：这个问询本身，意味着应该能够说出点什么，而我却实在说不出个可以正名为“经验”的东西来。对“治学”这个严肃的事业，自己也还没有真正摸到门径，怎么可以信口说三道四？然又不敢辜负好意，经沉思，答应了。且以此为机会，把自己日常研究工作

中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想了些什么，以及虽然没有付诸过行动，却曾想那么做的种种想法，爬梳、归理一番，以求便于自我省察；同时更期望公之于众后，能够取得同行的切磋和教正。

一、经验

三十余年来自己从事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很少，充其量，也许只能说还算是没有“白吃饭”。像我这样一个不宜于做学问而做着学问，竟能“幸免陨越”的人，首先应谢谢老师，特别是其中的两位：陈（振汉）先生和严（中平）先生。是陈先生，他领我进了这个“门”。严先生则一直是我的行政的、学术的领导。两位老师的治学之道，就我所感知，各有特点。陈先生总教我须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要善于找典型，要学会抓那些最能代表某类事物所内含的本质特征的某个事物，以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论述。又很强调做个案研究，以求能够取得管窥全豹的效果。

严先生一贯倡导扎实严谨的科研作风，蔑视教条主义的空论学风，为了给研究生讲课，他把自己的一套科学研究方法，写成《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且只侧记一点事实，以志自己受益的一端。

倘若把研究成果——文章之类，送给他审阅，照他的本意，是要求把据以成文的史料一并送给他看的。他对所审阅的文章，从理论到修辞以至标点符号，若发现有问題，总率直批注意见，或径用红笔修改，绝不来什么客套。一篇文章退回来，经常是红字密密麻麻。我们半是信服，半含自嘲，戏称经

过“朱批”。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并没有把所批改的意见强加于人，他要听听你的意见，欢迎你跟他争辩。要是你把他说服了，他收回自己的意见，他若没有被你说服，那你就按着他批改的改。严老还常说：形成一个观点不容易；放弃形成了的观点也难；假如发觉自己的某个观点不正确、有误，要敢于放弃、修改。在这个对程中，可能会有“痛苦”，但是这样做却是必要的。与其怕痛怕痒，迟放弃、迟修改，还不如尽快放弃、尽快改了过来。

严老审阅文章，所以要核对史料，据我体察，倒不是含有什么不信任的意思，只有防备或有疏误的想法。从他对史料的查核中，就我的体察，至少含有这么三点用意：（一）就文章看史料是否把它“吃透”了、“消化”了，给以充分利用了；（二）所写的，有没有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有没有附上史料中原来并没有的含意；（三）就所附史料检查，为分析一个问题，是否足够了，如果不够，则对一时能否取得充分的资料作出估计；假如认为一时还难以取得必要的补充，就作出暂缓的暗示，以免徒费精力；若认为尚有可能，则提供线索以期有利于作继续的搜集。

严老的作风，可以说是很“挑剔”的。对这种“挑剔”，就被“挑剔”者说，愉愉快快地接受的时候是有的；心里觉得烦，有牴牾，不舒服，也经常会出现。我就是这么一个。尽管如此，但转一想，这种“挑剔”，实在很有必要。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我师之于我，尽了“传”、“授”、“解”的职责和辛劳。这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我不才，依然“道”不明、“业”不精、多困“惑”。这是我的事了。这里不记这些，但要记的一点是：尊师，尊师

所传授的那个含有道理的“道”。^①这点很重要。

其次，要谢谢我的同事、老同学和见过面以及连面都没有见过，只是通过文字结成了神交的同行。多年来自己形成这么一个信念：在某一领域能够做出一种其意义无论是大是小的贡献，对问题的如何发现、分析和探索，总有其独到之处。凭此信念，当阅读他们的论著时，除留心获得知识外，还期望能够得到怎么做学问的某种启发。事实上，也的确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资以借鉴。

近年来，自己也忝为研究生的导师了，既然当了导师，对他们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导师的应分职责，也要“挑剔”。但就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说，我一直是“以“谊属师友之间”相对待。他们提的问题，表示的见解、带来的讯息，每每能启发自己。哪怕明知有些见解不正确，甚至有些“刁钻”。我总想，只要答不出来，说服不了之所以导致“刁钻”的歪理，就值得自己下工夫去作一番分析和研究。他们的言行，对防止思路的僵化，活跃思想，推动自己吸收新知识等等，都有一定的好处。

组织上分配我做“做学问”的工作，我是既来之，则安之。内心也有所追求。这个追求，说来简单、平凡，只希望做出一些于世有用的成果，为所从事的这一学科的大厦，能够作点有似添砖加瓦的贡献。

① 冯友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师道尊严”之误，应为“师严道尊”，并说：“所尊的是他讲的那个道，并不是那某一个人。”“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这里取的是这个意思。

自我感觉对所分配的任务，总是乐于接受的，记忆中还没有发生过挑挑拣拣的事情。接受了一个任务，在时间上，无论是预期能够于短期，如以月计来完成，还是须花长期如以年计来完成，只要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还能常保一股热情、一种干劲，具有全力以赴、一干到底的决心。

从自己以往的工作中，我似乎领悟到这么一点：若就性格、脾气、文化素养、智能等方面来说，人和人之间是有很多差别的，不过，若换一个角度考虑，也许除了“大智”和“下愚”这个差别，决不至于大到不能相通的地步。当然最理想的是就其才而尽其用；但遇到未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只消善自驾驭，作一分耕耘，便会有一分收获。

经济史是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以经济理论为指导，进行分析，作出史的叙述的一门学科。近来，招考硕士研究生，总有一些科目，要测验一下应考者对本学科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己在参加命题时，总不免发怵。自己是于新旧社会方生未死之际毕业于政治系，转行投考于经济学部经济史专业的。当时，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仅仅是开始学习；就经济科学方面的知识来说，无论是基本经济理论、各派经济学说，还是部门经济专业知识、统计学等等，根本没有正正规规地学习过，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抓了一阵。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上，在我真是两大皆空。幸好参加工作后，强调的是边干边学，结合业务需要学，总算卸下了这个大礼包。

基础理论贫乏，专业知识不足，在工作中是吃尽了苦头的。面对一堆资料，看不出问题来，即使看出了，也不深，或者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总之，缺乏理论素养，工作起来会很

苦，不止会事倍功半，劳而无功也常发生。在我，这真是一大教训。

结合需要学，这是一个办法，但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这是现炒现卖式的学习方法，有人视若窍门，实则最易流于生吞活剥。对理论狭隘地实用主义地学，而不是系统地全面地来理解，难有好效果。

在基本理论、专业知识方面，可以说是自己的自处之道的是：（一）承认自己的弱点是两皆贫乏。相对于往时的我该这么说，相对于今天的我还是要这么说。（二）不安于贫乏的现状，不气馁，有那么点子总要力求强化一点点的上进心。（三）对“补课”，自己胆气还比较壮，决心也比较大。补这些课自然得读书。只要我决定读一种书，不管这部书有多厚，分量有多大，十几卷也罢，几十卷也罢，还能持之有恒、有条不紊地看下去。即使有必要，看两遍、三遍、多遍，我也能做得到。

今天投身于本学科研究的同志显然和我那时迥然不同了，都是已具有了一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然后才着手来攻这门学科的。虽则这样，但我仍想：事物是发展的，理论是发展的，专业知识是尽须精益求精的。需要不断补充、更新，这方面的学习问题，始终会存在。

我的思想形态，自我感觉还不怎么“封闭”。学理论，不言而喻地是说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是，心里另存想法：天下理论又不只此一种，对别种理论熟悉熟悉，若有必要，研究研究，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涉及专业知识的中外书籍来说，有些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写的不符合事实，甚至有歪曲、诋毁，看看它什么地方歪曲了，怎么歪曲的、怎么诋毁的，又有何妨？觉得要紧的是自己要有主体意识，见得好的，“拿来”；否则，看

过了事，或另作区处，不被轻易牵着鼻子走就是。

有些事，说来也怪，留下的印象，看来即使终我一生，也将永不会忘。在三十年代初，自己上小学时，翻阅家藏的一种刊物，内有一幅图：一个人懒洋洋地斜靠在一块顽石上。这原是一张“组字画”，细辨之，系由“此日闲过可惜”六字所组成。中国古诗万千首，我背不出一二首，可是对某些句子，却牢记在心。如：“时乎不再来”（柳彻）；“逝者一何速”（司马彪）；“随时爱景光”（苏轼）；“回头忽陈迹”（陆游）。中学读书时，记住了“勤能补拙”的格言，“笨鸟先飞”的谚语。上大学期间，从医预系一位同学那里偶见到一本德文医书，书虽看不懂，也不想看，但却很欣赏书中一幅艺术化了的身体骨骼图：站立、俯身斜支案上作沉思状。画的原名因系德文我不知道。艺术的感染，却似体会到画意是要毕生思考问题，探求真理。我曾信口说这是“至死也不休”！所有这些一记起，总还享受着最初见到时所产生的的一份喜悦，并似乎对自己的平素行事，不时发生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和影响。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记刘姥姥要离开大观园了，向凤姐儿说：“虽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这部分之算做“经验”的含义，犹似上引这段话中经验一词所包含的。但有一个区别：刘姥姥是进了大观园的，还住了两三天，逛过这个“轩”那个“院”。我呢，虽说为时三十余年，却始终逗留在近代经济史这个“大观园”的门厅里，踮着脚，往里瞧，见到的少，听到的也少，还难免听得不真、见的不实，更说不上曾经吃透，有什么精细的考察和分析。

二、方 法

有句成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且借作方法解。

对于想要“善其事”者之能否如愿达到期望的目标，至少半是决定于所有的方法对头不对头，有效不有效。

只要一着手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必然地要采取某种方法。这是很自然的。自己当着手工作之际，缺乏一个明确的想法，工作做完了，也很少反省，更没有考虑过设若换一种方法，是否能干得更有效些一类的问题。也许与此有关：决定了自己虽然年复一年地做着工作，却没法明确说出究竟是采取何种方法工作的。

严中平先生说，“科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思维方法的哲学问题”。我赞同这一见解。另外，我有这么一点想法：对于经济史来说，科学研究方法，似可分为三个层次。最高一层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过，一般管它叫作指导思想。中间一层是专业理论，包括历史学专业的理论和经济学专业的理论。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重要。头脑如果没有这两门学科的理论来武装，面对一堆史料，是无法作出符合经济史这门学科所需要的分析和叙述的。这些一般是称之为理论素养了。最下一层是具体的方法。这里不记诸如抽象、具体、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的基本方法，还有阶级及阶层分析、比较研究、结构分析等方法。近来颇多主张取其它学科的原理或理论，如计量经济学原理，系统科学方法或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等。有关这些，时下论者、介绍者很多，我说不出更好的，只